

沈从文别集

人世幸福照例是孛生的，忧患也并不单独存在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会为一只不能目睹的手所颠覆，也常会为一种不能想象的妒嫉所陷害。

# 丈夫集

沈从文 著

在市的小河妓船上，决不会缺少年青女子的来路。许多年青的丈夫，在娶妻以后，把妻送出来，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，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。



江苏教育出版社  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沈从文别集 **丈夫集** 沈从文 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丈夫集/沈从文著.

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.4

(沈从文别集)

ISBN 7-5343-6435-3

I. 丈...

II. 沈...

III. ①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1740 号

出版者 **江苏教育出版社**

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
出版人 张胜勇

书 名 丈夫集

作 者 沈从文

编 选 刘一友 向成国 沈虎雏

责任编辑 许敏敏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-3685460

开 本 880×127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 插页 2

字 数 100 000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—5100

定 价 13.80 元

发行热线 010-88876731

编辑热线 010-88876730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# 再版序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，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直接有关。

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：做文学编辑的母亲、哥哥和我。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，是不倦的话题。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，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：“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。”

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，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；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、札记，别人对他的回忆、评论等，分编到不同集子里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，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。

到 1992 年编选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想到从平明版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取法。这也是父亲的愿望，尽管他不参与“契诃夫群众”的热情讨论，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

他胸中有数。

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？他只简单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：“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。”

据我充和四姨回忆，1932年暑假，一个“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”羞涩客人，初次登苏州张家门，带的一大包礼物“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”。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就在其中。

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？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。

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，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。愿望虽然没实现，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“最佳译本”的产生。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选工作。

当本书再版之际，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，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《沈从文别集》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。

沈虎雏

2005年3月11日

## 总 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

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,当然,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## 目 录

### 日记六则

- 礼拜六(3月28日) ..... (1)
- 礼拜日(3月29日) ..... (3)
- 礼拜一(3月30日) ..... (4)
- 礼拜二(3月31日) ..... (5)
- 礼拜六(4月4日) ..... (6)
- 礼拜二(4月7日) ..... (8)

### 新废邮

- 给一个图书馆中朋友 ..... (9)
- 山鬼 ..... (13)
- 丈夫 ..... (48)
- 厨子 ..... (71)
- 都市一妇人 ..... (90)
- 篁君日记 ..... (117)
- 十四夜间 ..... (188)



## 日记六则<sup>①</sup>

礼拜六(3月28日)

理辽文化照相,定摹取各相。整理新经板四十一片,从吴履岱处费十万得来,中有樗蒲锦大红三片,黄绿各一片,花为梭式织金龙凤,龙凤各作三角形,和馆藏彩加金不同。亦与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叙述不尽合,然此五片比馆藏为古,因布置与捋练图一女子衣着正合,可知式从唐宋来也。惟樗蒲在唐人如只是形容赌具,事实当为骰子,为琼,则唐之樗蒲绫锦当为六方或八角骰子,正与宋之八搭晕相合,八搭晕正是骰子展成平面结果。是则所谓“凿六破锦”,也可能即是六搭晕或龟子锦,(宋为簇,相似而不尽同)且以龟子锦为近。……正如唐之盘绦,宋则改盘雕,为不可解。其实清初尚作,可以从营造法式《簟纹》得大略,工匠俗名为簟纹,官中则名“盘

---

<sup>①</sup> 写于1953年春。

鹏”。如从鸟纹锦求之，百世不可得也。

约家树明过李家看锦缎。约抡元及《新观察》记者礼拜一到家中。劝工友李同志学画。画一鱼罐，甚用心。和新来二位谈工作性质。初来工作总是理想高、事实待扎实学习，学习不够，而适应环境不容易。在学校为思想前进，到工作中时，就不免有困难，或感觉不能如学校师生关系好也。得一一劝其适应及努力。

极累。未吃饭。工作何时方能放手作去？书无从读。可能应去纺织工厂去和千百工人在一起，对他们有益得多。

为图案系一助教拟一百牡丹花纹图案，故宫清明宋瓷中即可得四一种。可能还是近于多事，因教授先生都不要那么多资料来教学，教学已廿卅年，一切都很觉得已足够，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。

## 礼拜日(3月29日)

到李杏南处借经面,好的未能即借到。只带回一函晚明时金锦,及荷包六个。系和江忠实、王家树同去。回时兆犹未返校。<sup>①</sup>虎虎病可忧,穷极,无可为力。约抡元等礼拜一过家中谈谈文章事,写不好,还是退还省事!中和夫妇来,年青人如日方升,大是幸福。工作永不完结,一堆待作事不知如何方能有四只手来进行。小龙小平在客室用傻声歌唱,印象离奇。

高植来信说四月将来北京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兆即作者的夫人张兆和,当时在西郊圆明园教中学,住校。

礼拜一(3月30日)

整理陈列计画,将各种意见总括,提写到计画上去。将应询催事各方面信提交办公室,待去信。

写工作月终总结,在自我批评上,发现自己作小职员心理在发展。凡事循规蹈矩的下去,相当可怕。但在一出主张即和事实要求不合,这种作小职员心情,也是在工作中有必要的。对人过于热心,对事过于热心,都易成多事,无补实际。学《实践论》。可能调出去对于这里大家为有益,对事也有益。个人主观易致误事。但一切均由客观来决定,即自然成小职员心理状态,越来越严重矣。极离奇,人人均若欣欣向荣,我却那么萎下去。相当奇怪。真是学到老,学不了也!

请办公室去信如下……

礼拜二(3月31日)

半夜未睡,发热,胸部如刺。早起看虎虎去医院,夜里还是咳。仍勉强来办公。学习主观主义提纲。检查毛病,主要是对一切无知而要说话,不是说的不中肯,即是废话、胡说。根源即无知,对世事无知,对馆中只主观的以为有某种官僚主义精神的浸润滋长,工作不易改进。其实就现象而言,内容无知,一开口还是错误。特别是对馆中明天任务,国家在发展中一个国家博物馆必然的任务,这些事本不是我应想的,我说的都不免是空话。因此改正自己方法,即少说或不<sub>说</sub>馆中问题。凡事禀承馆中首长——馆长,主任,组长,……要作什么即作什么,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,一切会好得多。对人,对我,对事,都比较有益。

头发闷,眼发胀,心发慌,无从诊治。我算是在作什么?心脏不好,无可为力。

礼拜六(4月4日)

早上勉强来。肺不受用,已退烧,还咳,鼻未好。糟糕之至。为温同学拟出一百种图案花,代表各种器形和时代,如能从一礼拜中摹的摹,照的照,结果会对于“学”的“教”的都具体知道些些东西。但主持一系的认识上若尚停顿到“创作”上,只怕钻进古典即跑不出(事实上钻不进),因而不以为然,则近于多事矣。甚矣,多少年来之多事。凡事都多事。而结果只有听之。只能用善于等待解嘲。但多事而不成,可以从等待客观世界有需要时再说不迟。若主一系,担当一单位的,总还是以得过且过下去,特别是教人子弟的,真是可怕。因几十年来的拖拖混混,实在误人。斯大林说的,什么地方工作推进不前,什么地方即有“官僚主义”。徐大师几十年主持艺教,真是误人子弟多矣。但是几十年能安于如此,也是奇怪。原来还以为自己是画家,不屑向工艺学习,现在还预备来指导工艺,其实还是不知如何先向工艺好好的学。明天也许即得进入创造工艺,依然是不知工艺为何事。一个画家底子,按传统思想意识来说,照例即不明白工艺重要性,照例不明白求自己能够为工

艺生产服务,还得先学工艺。

如何教育这些人之师?真还是一个问题。因为事情显然,年青一代实不应当再受这种人之师的耽误,得多知道些“艺术”,得具体知道些“民族优秀遗产”,得从这个肥沃土壤中才可能生长出一些花朵,任何一部门美术都这样!

还是得等待。

礼拜二(4月7日)

病得很,工作还在勉强做。美术出版社二同志来谈出版事,因知李杏南处藏残锦不够付印,特过西湖营去跑了半天,回家已极难受。一夜中右腰痛。鼻出血。胸部难受。眼发胀。闻同事在商讨名目,如在梦中。事作不完。



## 新 废 邮

### 给一个图书馆中朋友

——1980 年

康谊女士：谢谢你厚意，信已收到。信中提到的金介甫先生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，复印本上月金先生已从邮中寄来。看到这么厚厚的足有五百五十多页的巨著，必定费了大几年宝贵精力才能完成，反而使我心中感到十分不安！因为书中提及作品，多半是我在学习用笔前后十多年中完成的。实在说来，我的工作离学习毕业还远。由于社会变化异常剧烈，要求日新月异，我因为人极不中用，不能不中途改业，离开学校，转到历史博物馆去，凡事从头学起，度过了这卅年的沉闷岁月。比起过去旧同事、老同行，思想上实在已十分落后，生活上也大有天渊之别的。虽在坛坛罐罐、花花朵朵间转了足足卅年，除了有了点滴文物常识，此外任何一方面，都说不上什么专的。并且过去所有作品，五三年就已得承印开明书店正